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五十九回 夏九齡荒寺遭毒手 病太歲府衙顯奇能

上回書說到風雲莊捉拿馬俊，寶刀手老俠鄧九公在大廳內規勸老二紫面豹子雷普。沒想到雷普惱羞成怒，手持三節棍蹦到院中，「哇呀呀」怪叫如雷，涮棍就打。正在這時候有人高聲喊喝，嗓音宏亮，很有威懾力量，連千里飛來雷煙都嚇了一跳。鄧九公往後撤步閃身抬頭觀看，從東院走過來兩個人前邊正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，後邊跟著心愛的弟子隨行衛員多臂童子夏九齡。

海川看馬亮跑了並沒追，怕自己的弟子遭毒手。進了屋中，把九齡的綁繩解開。「師父！」九齡趴地下磕頭。童林為什麼不早地救下九齡呢？海川要試試孩子的膽量如何，果然小小年紀真不怕死。海川很高興：「九齡啊！你怎麼到這來啦？」夏九齡就把自己的事都說了。海川點了點頭：「今後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你在屋裡來回來去走動走動，緩緩麻木，我得追賊去！」說完了海川轉身出來，飛身上牆頭往東看，影綽馬亮急急如喪家之犬，腳底下用力，如鷹脫勾，似箭離弦往東跑。海川腳底下攢勁，可就追了過來，追到樹林的西邊。隱在樹後頭往裡看：這有一個人，就是黑臉閻羅郭福。他正給馬亮出主意要施展展背低頭毒藥釘。海川心說：你要不用暗器傷人則罷，但要施展陰毒暗器，那是你的末日已到，我非殺了你不可！沒想到寶刀手鄧九公進來質問於馬亮。海川一看：這可是位高人，清苑縣鄧家堡寶刀手鄧九公在武林已馳名很久了。海川由於站得很近，可就轉到南面來，兩人怎麼說話，怎麼動手，怎麼刨坑，最後怎麼一腳把馬亮踹到坑裡，郭福又怎麼埋。海川認為可笑：「哈哈……」這麼一笑，才知道自己笑的不是地方，馬亮有可能借機逃跑。鄧九公往外來，海川跟他一轉身，就跑到樹林裡頭去了，藏在樹後面。這一刻工夫，黑臉閻羅郭福把馬亮拽上來，撿雙鏢逃跑了。

海川瞧著鄧九公愣了一下，然後去了風雲莊。越牆而過來到東跨院東房。

九齡兒這會兒麻木已經緩過來了：「師父，您怎麼來得這麼巧哇？！我跟師哥們定規是七個人分七面。我才追到這邊來碰見柳影鄧玉，我們倆拜了把兄弟。」海川點了點頭，把自己的事情一說。「咱們爺兒倆到前面看看去！」

這樣，師徒爺兒倆才往前來。沒想到雷普惱羞成怒，舉三節棍跟鄧九公動手。

鄧九公確實是不錯，讓你三招，你要再動手，手足之情絕了，我可對你不客氣。海川這才高聲喝喊，墊步擰腰出來：「雷普你真乃大膽！拒捕官差，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在此！」海川一報名姓，這雷普有點兒害臊：「姓童的，你敢攪鬧風雲莊！」他蹦起來一甩三節棍「咯啾」，照著海川的腦瓜頂來了一棍。海川也不客氣，上左一滑步，立著自己的右手，一捉這三節棍，「砰」

左手在三節棍上往前這麼一推，「啪嚓」一掌，就把這雷普給挨了一個跟頭，然後飛身過來，腳尖一點他的腰眼道：「雷普，想不到你哥哥、朋友們都是好人，唯有你不是好人！縱子行兇，攔路劫搶、隱藏欽犯、拒捕欽差，你有意作亂！除惡人即是善念。今天童某對你絕不留情！」一舉三節棍「咯啾」一挑，這三節棍要是真的下來，雷普的命就沒了，海川是成心嚇唬嚇唬他。

千里飛來雷煙不敢奔人家童林跟前來，遠遠地「撲嗵」跪下了：「哎呀！童大俠客爺貴手高抬，草民雷煙給您磕頭了。您饒我二弟一命吧！」鄧九公也一拱手：「童衛員大人，手下留情。」海川聽鄧九公這麼一喊，把三節棍扔了，氣哼哼地說：「哼！不看在你兄長、朋友的份上，童某決不容情！」

這個時候，紫面豹子雷普也起來了，老實多了：「俠客爺，我給您磕頭！」

連鄧九公過來都行禮。恭請海川、夏九齡等人來到客廳內盛情款待。有家人把三節棍撿起來，給雷二爺擰了擰土：「我說什麼來著？您要人家這位隨行衛員給殺嘍，二爺今天這漏子就大了！您吃東西就不香了！」「別，別說了，誰知道這些事呀！」「還是的，您趕緊進去賠禮去吧。」雷普進來對海川和九齡說：「二位俠客爺，我錯了。千錯萬錯是我雷普一人之過，我給您行禮！」最後又安慰了夏九齡幾句。這樣，海川爺兒倆也就不再計較了。海川爺兒倆把來意說清楚後，雷普站起來說：「那好！在下看看去。」等雷普來到後院一看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這小子驚弓之鳥早跑了。只得吩咐廚房預備了夜宵，請爺兒倆吃點東西。第二天天光亮，海川說：「得了！事情到此為止。我帶著我弟子回去了。」鄧九公連連地道謝。這個事說大就大，說小就小。大起來沒邊，說小了一句話全完，全在童海川師徒一句話上。比如說童林帶著夏九齡回去說雷家是好人，賊人已經逃跑，我們沒法捉拿，完了。

如果童海川回去說風雲莊雷家「拒捕欽差」，就這四個字呀，他這小日子就沒了，恐怕命都得搭上。但人家哥兒仨對於海川師徒是千恩萬謝，送到了村口，鄧九公他們才回去。

這爺兒倆回公館，擦臉漱口，梳洗已畢，讓劉俊給回一聲。劉俊來到上房：「稟大人！我師父帶著我師弟回來了。」大人點頭：「好！叫他們爺兒倆快進來。」海川跟九齡來到上房見大人行完禮，參見了三寶。大人才問：「海川，你回來了！昨天你怎麼不跟我見面呀？本欽命很是著急，你上哪去了？」海川就把自己的事情由頭至尾一說。「我要再去晚一步，夏九齡的命就沒了！風雲莊雷家是好人。而且我還結交了鄧九公，這可是武林中的英雄啊！」年大人相信海川交的朋友，所以，對鄧九公的印象特別好。現在大人聽完之後，問海川這事怎麼辦？海川想了想就說：「馬俊、馬亮這些人是奉燕普之命，一路之上與咱們為敵的。我們爺兒幾個多加小心就是了，也不能為這事兒再拖延時間了。大人，您去四川要緊！我看我們今天就啟程。讓楊師爺給備兩份海捕公文，夏九齡一份，司馬良一份。讓這兩個孩子在咱們大轎的前頭按官站先走，一左一右，慢慢地明察暗訪。然後，在太原府見面。」

大人聽完了，認為海川安置得很好，就傳下話去，一切照此執行。等兩個孩子走後，便傳丁開甲，三座皇亭子放好了聖旨、金牌、上方劍，一百名親兵前簇後擁。大人上轎，海川騎馬相隨，劉俊騎馬在前頭開路，行李車壓陣。

大家打清苑縣起身，按官站直奔山西太原府。

夏九齡這一次又得了不少的經驗。自己這一路之上單獨行動，明查密訪，格外小心。但由於貪功心切，恨不得一下拿住紅毛禿頭狸子馬俊或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，所以走得很急。這天，夏九齡已經過井徑人娘子關，進到山西地界了。由於趕吃趕喝，天氣炎熱，他肚子疼起來。心說：我可能受寒了。

再往前走，暮色蒼茫，天際已晚。再看：前後都沒有村莊，眼前頭是一座大樹林，在樹林的北面全是沙土窩兒。在沙土道的西面方向有一座廟，前後三層大殿，孤孤伶伶。東北奔西南，西北奔西南，兩條大道在廟前匯合，四股道斜縱交叉。九齡來到這裡一看：此廟叫「靈佑三皇觀」，也叫「浮雲觀」。

按綠林道的規矩，孤廟不進。可九齡想：我肚子疼痛，無奈，就在這兒投宿吧！

來到角門，「啪啪」一叫門，時間不大，有人出來開門：「無量佛，您找誰呀？」九齡一瞧：是個十七八歲的小老道。長得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，挽著發纂兒，扣著楊木道冠兒，竹簪別頂，身穿藍道袍，煞絨繩，薄底的雲鞋。這小老道挺精神的！九齡忙答道：「小道長，我肚子疼得厲害，打算在貴寶觀投宿一夜，可以嗎？」「您候一候啊！」小老道轉身往後走，時間不大，從裡邊出來說：「我家觀主說，您請進來吧！」九齡提拎著包袱，道童把角門關好後，領著他來到頭層殿的東配殿，挑門簾進來，摸火種把燈點亮。靠東牆有架几案，後牆窗戶支起來倒很涼快。八仙桌兩邊有椅子，靠北邊是個格扇間，掛著茶青色的門簾。九齡一伸手就把這包袱放在几案上了。

然後坐在這椅子上，捂著肚子說：「小道童啊！你看，你能不能給我點生薑，沏一碗紅糖水？我趕趕寒氣，我這肚子倒許好了。現在你讓我吃什麼，我也吃不下去。」「好吧，我給您準備去！」說著話，小老道先提了一壺涼水來：「您自己可以漱漱口，這有碗。」把這涼水放到案頭上，小老道走了。

時間不大，給端出一碗姜糖水來。九齡一看：都是大片姜，又辣又難喝，沒法子，還是「吸溜溜吸溜溜」喝了足有半碗。然後

把碗往前一推，覺得自己的肚子裡好點，不那麼痛了。但是怎麼覺著頭重腳輕，天旋地轉哪！往前一趴，撲在桌上了。

原來這紅糖水裡有蒙汗藥。這個廟叫浮雲觀，浮雲觀的觀主叫浮雲仙長馬宗續。這個老道，在道門之中的輩分很高，能耐大小先不談，但是他的品行不端，盡辦些壞事。這會兒，他在鶴軒內，有兩個人正陪著他說話呢。一個是他本門的師姪，也是個老道，姓陳名字叫陳道常，有個外號叫採花羽士。

這位不是好出家人，品行敗壞，胡作非為。再一個就是他本家的孫子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他從風雲莊逃到這兒來了，面見浮雲仙長馬宗續。他磕頭說：「拜見爺爺，讓我在您這兒躲幾天吧！」馬宗續口誦佛號：「無量佛！馬俊呀，你和你的叔叔馬亮，你們爺兒倆辦這事都不怎麼樣。豈能打草驚蛇呀？行刺欽差要一下准。得啦！好在我這裡與人無怨，與世無爭，不招災不惹禍。你就在我這兒住著吧。」當馬俊來後的第二天，馬宗續的這本家姪子，採花羽士陳道常也到了，也把自己的事情一說。「沒別的，老人家，我在您這兒忍些日子吧！」馬宗續答應了。又讓馬俊和陳道常認識了，從年歲上來說，馬俊大些。陳道常聽了馬俊的事情就說：「馬大哥，您放心！不就是行刺欽差這點兒事嗎？再多大漏子，我給您遮風擋雨。在這住下吧。」這麼著他們就住下來了。今天晚上小老道說來了個人，如此這般，什麼什麼樣兒，他肚子痛，要在咱們這投宿。馬俊一聽就一哆嗦：「老人家，這一定是多臂童子夏九齡。哎呀！這怎辦？」陳道常一擺手：「無量佛，沒關係！就說請他到前邊配殿休息，問他吃什麼喝什麼？」一會兒小老道來了：「他肚子痛，打算喝點姜糖水。」「那太好了！」馬宗續打開櫃子拿出一包蒙汗藥來：「把這個放裡面。」這蒙汗藥下到姜糖水裡給泡好了，夏九齡喝下去，趴在桌上人事不省。過了一會兒，打發小道童去看看。小道童來到前院東配殿，挑簾籠進來，見夏九齡紋絲不動。一伸手把包袱提拎起來，轉身出來一直奔後院。來到西跨院鶴軒內，挑門簾進了北屋：「老人家，這個姓夏的小孩已經喝了多半碗姜糖水。這是他的包袱。」爺兒仨湊過來，把這包袱打開，裡頭有兩身衣裳，一些碎銀兩，最重要的有捉馬俊的海捕公文，上頭有欽差大人的親筆手諭。馬宗續說：「無量佛！你看是不是？」跟著又給他包好了。陳道常問：「那您說，咱把他怎麼辦？」馬宗續一想：「嗯！事到如今，既然他已到了咱這廟裡，又喝蒙汗藥，咱就不能讓他活著出去。否則，聲張出去那就壞事了。我們只能把他活埋了，然後把這些東西銷毀。這樣一來，任何人都不知道夏九齡到過咱的廟裡。」

爺兒仨帶著小老道打鶴軒出來，就奔前院東配殿了。等來到東配殿進門一瞧：大家都吃了一驚！夏九齡蹤影不見。馬俊急了：「哎呀！老人家，有人救他了。」「無量佛，趕快回去！」回到鶴軒，九齡的包袱也不見了。嚇得馬俊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這時，院中有人喝喊：「浮雲仙長馬宗續！你竟敢窩藏行刺欽差的要犯，還不出來受死，等待何時？多臂童子夏九齡在此！」馬俊一聽嚇壞了：「哎呀，師爺！姓夏的來啦！」採花羽士陳道常一擺手：「沒事，請放心，有我呢！老人家，咱們爺兒仨出去看看。」各自拉傢伙往外走，直奔當院。猛然間有人喊：「陳道常，你住哪裡跑？」爺兒仨抬頭看：眼前站著兩個人。上首站著多臂童子夏九齡，手拿著鏈子槊，身上背著包袱。在夏九齡旁邊，也站著一個孩子。這小孩中等身材，細腰窄背，穿著一身寶藍色的長衫，腰裡係著絨繩；右手拿著一個大冰釧，三尺六寸長，純鋼打制，一尺六的三梭凹面大尖子，後頭是圓棍。往臉上瞧：這孩子長得有點特別。一副大蠶豆的腦袋，梳著沖天杵的小辮，兩道細眉似有似無，一對小眼睛滴溜溜亂轉，透著精靈！

原來這小孩姓張，名叫張方，師父給起的外號叫「病太歲」，家住鎮江瓜州張家莊。提起他父親來，大有名氣，就是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。他的師父是山西太原府尚家台人氏，人稱雙鉤無敵鎮太原尚柄尚均衡。尚均衡有一個大閨女，跟張鼎一般大，張鼎出師就把大閨女給了他，徒弟就成了姑爺。尚均衡還有一個小兒子，比他那姐姐小了二十多歲。尚家老兩口過世的時候，這個小兒子才幾歲，全仗著張鼎夫妻撫養維持。小時候，張方常跟著父母到山西來，由於小舅舅跟張方差不了幾歲，兩人在一起經常打架。小舅舅姓尚名義，小名二嘎子。姐姐教給他十八趟行鉤，這都是尚家的絕門功夫，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銀鉤太保。等長到十八歲，姐姐兩口子又給兄弟娶了媳婦。張方這孩子心眼多，也挺嘎的。他看小舅舅結了婚，覺得自己長得醜，怕找不到媳婦。說來也怪，風流俠鐵扇仙張鼎老兩口都長得十分俊秀，怎麼會生下這麼一個丑孩子呢？張鼎心中十分不快。有時候，老兩口子在屋裡坐著，張方進來行禮：「老爺子，我給您行禮了。」他從來不叫爸爸。張鼎每次都說：「去，出去玩吧。」張方聽了也很難過。有一次行完禮就說：「老爺子，我也知道你們不喜歡我！你跟我媽都長得俊，我長得難看，這能怨我嗎？」老俠張鼎一生氣，把兒子給轟出去了。老安人說：「虎毒不吃子，你說孩子長得難看，也不能總對孩子這樣啊！不管怎麼說，等我們老了也得讓孩子抓把土把咱埋了呀！」張鼎說：「我覺得這孩子可能有病。我跟你商量商量，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觀主、三清教掌教的道門門長歐陽修，精通岐黃，我跟老前輩有個不錯。我想把孩子送往廣東，讓老人家給看看，號號脈，開個方子，給孩子治一治。」老伴一聽，想了想說：「可我怕你走到半道上把兒子給害死！」「哎呀，這是什麼話！你我夫妻只有這兒一點骨血，我怎麼能害死自己的兒子呢？」多帶了兩身衣服，多拿了一些銀兩路費，爺兒倆就從家裡頭出來了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非一日來到廣東龍門縣的清源山，僱上船，渡過了寒風島，來到祥慈觀。「啪啪」一叫門，出來一個小老道：「無量佛！您找誰呀？」「鎮江瓜州張家莊，我姓張叫鼎，來給歐陽老劍客爺磕頭請安，您給回稟一聲。」小老道轉身奔裡走，時間不大出來了。老俠張鼎爺兒倆被帶到二層殿東邊的鶴軒挑簾籠進來。張家父子一瞧：迎面是八仙桌，上垂首的椅子上坐著一位老仙長。身材高大，體格健壯，長四方臉，面似古月，紅粉相間。兩道殘眉斜飛入天蒼，壽毫長到了唇邊，微抬慧目二眸子金光閃閃，額下一部銀鬚苦滿胸前，挽白髮髻，楊木道冠，金簪別頂，背插拂塵。

老仙長年歲很大了，但風采可愛，精神燦爛。張老俠搶身抱拳行大禮：「弟子張鼎拜見仙長爺！」「無量佛！張檀越請起。你怎麼這麼閒在啊？」張老俠樂嘻嘻地說：「晚生思念前輩，雲天路隔，俗事見忙，總未如願。這次前來給前輩請安了。」「謝謝！快坐下。」張鼎帶著兒子張方坐在了旁邊。歐陽老仙長又問：「張檀越，你從哪裡來啊？」「老人家，晚生從家裡來，也是為了我這個孩子！您瞧他淨長骨頭不長肉，臉色蠟黃，腦袋只長腦勺，像個大蠶豆，興許這孩子有病。我們老兩口商量好了，帶著孩子到您這來，給老人家添點麻煩，您給看看！」「噢，是這樣。孩子，你過來！」張方趕緊過來磕頭：「老爺爺在上，張方給您行禮了。」老仙長伸手相攬：「無量佛，孩子起來吧！」老俠客握著張方的手一看，他就想了：怎麼張鼎長得如此俊秀，會生出這麼一個丑兒子呢？這是張鼎的骨血嗎？思索至此，臉上不覺一笑。這一笑不要緊，張方可說話了：「老爺爺，你看我爸爸長得多好，可我這麼難看，我可能不是爸爸的種？」張鼎一聽可氣壞了。老仙長心說：這孩子心眼多，我想的也是這個，讓他給說出來了。老仙長笑著對張方說：「方兒不要胡說！我取個枕兒，給你號號脈。」把脈枕拿來放好，老仙長一按寸關尺，閉著眼睛就號上了。過了好一陣工夫，兩隻手全號完了，把脈枕拿開。張鼎急忙問：「請問這孩子有病嗎？」老仙長笑著說：「這個孩子不但沒病，而且先天充足。此子是木形的格局，聰明絕頂！而且他的風骨，很適合練武。將來這個孩子可能比你強啊！」哎喲！張老俠可高興了：「前輩您的話弟子我完全相信，但願雛鳳清於老鳳聲呀！要是這樣，我想把這個孩子放在您這兒幾年，我給您留下足夠的錢，您給我成全成全。您看可以嗎？」

老仙長想了想道：「無量佛！成全成全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得正式收這孩子為弟子。」「老人家！那晚輩求之不得了。」「好！那就這麼辦吧。」張鼎掏出五十兩銀子放在几案上，歐陽爺一擺手道：「快拿起來，我收弟子不要錢！」

老俠張鼎在廟中住了幾日，囑咐兒子好好聽歐陽爺的話，刻苦練功，然後就走了。

師徒倆送走張鼎回到觀中，張方笑著對歐陽爺說：「我爸嫌我丑，不喜歡我，我媽倒是挺疼我的。師父，您也挺疼我的，跟我媽差不多！」老人家心說：這孩子真會說話。又聽張方說：「來的時候，我媽還怕我爸在半道上把我掐死，叫我多留神。但這一道上他待我還不錯！」爺兒倆在一塊耳鬢廝磨地呆下來了。時間一長，老仙長更覺得這孩子聰穎過人，眉聽日語。你這心裡一想什麼，要幹什麼，他馬上就給你辦到了。老仙長真是高興啊！「來來來，我教給你一手武藝怎麼樣？」「老人家，您說吧！怎麼練都行。」「好！站在我面前，兩腳與肩同寬，肩跟胯一齊。」張方站好了。「兩隻手平著往前伸，手腕往下搭，胳膊肘往外扭，十個手指頭往起立，吸臀挺胸疊肚下腰，有多大能為下多大功夫。」張方照老師說的這個架子就站開了。老仙長告訴他：這是三十六個

架式的第一架。就這樣，給孩子一個小架一個小架的教起來了。張方聰明，領會極快，掌握得也很扎實，再加上歐陽爺又沒什麼別的事，爺兒倆就把晝夜的時間合在一起，二五更的功夫就加上來了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屈指算來就是四年。這四年來，張方的拳腳基本功練得非常磁實，各種小巧之技也練得十分純熟，可就是大槲子腦袋越長越大。一天，老仙長對張方說：「孩子你想練點什麼軍刃呢？」「練軍刃呀，我也想過。您說練槍吧，槍頭過去了，也就沒有用了。我想要有一種兵器，即能當槍使，又能當刀使，還能當棍使，怎麼使怎麼合適。」歐陽爺一想：這孩子就是與眾不同哇！歐陽爺是武林的高手、道門的門長，掌管武林的一派呀，人家就給張方畫出一張圖來。張方一瞧：是一尺六寸的三梭尖大冰釧。

歐陽爺就說了：「這件兵器三面是刃，而且每一面旁邊這凹棗特別的深，三面都能當刀使，尖能當槍使，後頭這二尺能當棍使。你瞧這個傢伙好不好？」

「好啊！您真高！這叫什麼呀？」「這個？這叫三梭凹面呂祖錘。」老仙長就教這孩子上、中、下三盤三面三梭呂祖錘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轉眼間又四年，拳、腳、軍刃的功夫與日俱增，一天一個樣。然後，老人家又教給了這孩子暗器——棗核鏢。兩頭尖，打六支棗核鏢，上打飛禽，下打走獸，夜晚打火火頭兒，白天能打銀針落地。老劍客盡心地教導，張方是用功良苦。在這一呆前後就十二年呀！功夫學得不錯了，個頭可沒長什麼。沒事歐陽爺就給這孩子梳上兩個小辮來。「孩子！我給你起個外號，你叫病太歲。」「嗯，這外號我喜歡！人家一聽就知我有病，拿我不留神，我好拿這大冰釧把他捅了。」「別！沒那仇恨，你少殺人為是。」「您說得太對了！我一定按照師父您這譜走。」「方兒，你想家嗎？」

「您提這幹什麼？我八歲來到這，咱爺兒倆在一塊十二年了。我先是想我媽，唉！您就當我媽了，我還想什麼呢！」「可是你也應該回家瞧瞧去呀。」「我不想，我爸爸那樣的人死了，我都不想。不過我還是我媽！」「嗯，好吧。給你三梭窪面呂祖錘一條，六支棗核鏢，再給你二十兩銀子做路費，你回趟家吧。如果不願意在家呆著，你再回來。」「師父，您這麼大年紀了，有今兒沒明兒。如果我今一走了，您明兒死了，我想抓把土埋了您都不容易。」

「無量佛，好東西，你盼著為師死！」「這不是盼著，這也是事實呀，我倒願意多伺候您幾年！」「好孩子，有這份心就可以！不過你這個能耐，在江湖要想拔人頭地，還不容易。我多送你一點兒東西。」張方一瞧：是一個竹筒，使得年陳日久了，紫紅紫紅的直冒亮。竹筒有八寸長，前後兩道金箍，前頭正中有個透眼，手攥在當中有個銅疙瘩，可能也是金的，後頭是螺絲口。

「孩子，你瞧瞧這個東西。」「啊，這是什麼？」「這是我三清教鎮觀之寶，它叫邁門弩。只有掌門的門長一代一代相傳，我把這個東西送給你。這裡邊的簧十分硬，一按這筒手的疙瘩，『叭啦』打出去，來人准逃不掉。我道門之中的人，誰都認識它。孩子！你拿著這個東西，你可以多添十分本領，遇見能耐再大的，你拿這邁門弩可以自己防身啊！」張方一聽忙跪下說：「師父，這是您心愛之物，孩兒不能奪您的所好哇！」「孩子，拿去吧！就是到了外面，不准枉傷一人。在佛前明誓！」爺兒倆都明了誓，然後把三清鎮觀之寶——邁門弩給了張方。張方拿好以後，老仙長又給他帶了兩身衣裳，提著小包袱，銀兩放在內。爺兒倆來到祥慈觀外：「孩兒，認認山道你回家吧。」

「師父，孩兒今日分手，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與恩師相見？」「孩子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」

「師父呀！我走了以後，您自己多留點兒神，什麼東西愛吃，別吃多了，該睡的時候睡覺，晚上您蓋嚴實點兒，省得受了風。您要病了，誰請大夫給您瞧哇！」趴地上給師父磕了個頭，爺兒倆灑淚分別了。

張方離了寒風島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從廣東趕奔鎮江，這可是非止一日。就是這樣，來至鎮江瓜州張家莊。離家十二年了，去日兒童皆長大，昔年親友半凋零。到自己家門口，「啪啪啪」一叫門，時間不大，出來一個底下人。二十來歲，把門開開了：「嘿嘿，幹什麼的？往下站，找誰呀？」

這個家人到這兒才二、三年，不認識張方，一瞧張方丑模丑樣，髒了巴嚙挺寒碇的，就往外轟他。張方一見，可火了：「小子！你是幹什麼的？轟你家少爺做甚？把我轟走了，你好承受我們家的財產呀！」「嘿！你這小孩怎麼這樣說話？……」正在這時，老總管張宏，六十多歲，溜溜達達出來了：「哎喲！少爺，回來了。老三哪，你不認得，這就是咱們家的大少爺，去廣東學藝十二年啦！」「哎喲！大少爺，我不知道，我來得年淺。」「不知者不怪罪！老哥哥，您好哇？」「噢，好好好！兄弟，你這一去十二年，大鏢頭還這麼大，大窪拉還這麼深！」張方「嘿」一笑。老管家對開門的小伙子說：「老三哪，咱家少爺本事好著呢！他小時候，打遍街罵遍巷，就這麼一般大的，誰都打不過他。我想著我在張府上多少年了，我把少爺的壞勁都跟老俠客說了。老俠客責備了少爺，我呀，也沒往心裡去。到晚上我睡好一覺，我要解解小手，我就把這夜壺拿起來，我這麼一尿，我覺著我沒尿到外頭哇，怎麼我這褲子都濕了。我把燈點亮了一瞧哇，我這夜壺的底上鑽了個小窟窿。這是咱們少爺辦的！」話剛說到這兒，讓張方給攔住了：「得了嘿！老頭子，小時候事提他幹什麼呀？現在大了，都快要娶媳婦了。」「哈哈，倒是想得不錯！可惜誰給呀？」其實老總管張宏也錯了，人家張方將來娶個俊媳婦，而且很有能耐。「老哥哥，我回來了。老爺子、老太太呢？」「老太太在後面呢，老爺子在前廳呢。」「我瞧瞧去！」老總管一搖頭：「你呀，我說你上後頭瞧瞧老太太，老爺子正在氣頭上，你別去！」

「喲，幹什麼呢？」老總管張宏才把事情提了。

原來，老俠張鼎自從三月三亮鏢會，事情完了才回家。他有兩個徒弟：大弟子姓張，叫張開，二弟子姓李叫李豹。大弟子人稱神拳，二弟子人稱鐵腿。他們兩人的功夫也很不錯。出師那天，張鼎對兩個徒弟說：「為師我在咱們鎮江瓜州一帶大小有個名氣。你們兩個出師以後，給人家保鏢護院去，或戳起大桿子來教場子，掙錢吃飯，師父我都能支持，到時候出漏子，我為你們遮風擋雨。但是不能到六扇門裡去當官差，咱們的能耐不是當官差的能耐。如果往那裡頭一巴結，可要出漏子。師父我當年要想往這六扇六里鑽，是很容易的。有六張請柬來請我，我都不乾！」這樣，張開、李豹就答應了。

哪知道鎮江府知府知道張開、李豹有能耐。本地方有一些個不法分子不好辦，請張開和李豹，但被人家兩人給拒絕了。這一來，知府三天兩頭的派人到張開、李豹家裡來。張開、李豹說：「師父不讓！」老俠張鼎這二年淨在外頭忙了。張開、李豹被官府催得沒有辦法，就把事情跟師娘提了。師娘想了想說：「老師不在家，你們也盛情難卻，實在願意乾，那就乾去吧！」有師娘這句話，他們兩人在鎮江府當了八班總役。

沒想到最近，在鎮江地段連出了十八家命案，殺害的都是少婦、長女、大姑娘、小媳婦，給人家裡頭製造了不幸。鎮江府知府李連甲李大人兩榜進士出身，愛民如子。本地面出了這麼多條命案，我這四品知府的烏紗帽保不住了。他立刻傳堂諭，讓瓜州知府府衙立即帶領件作書辦、班房差役，到各地屍場去驗屍，填好屍格才准許事主掩埋，並且答應人家，一定為死者伸冤、報仇。李連甲又升大堂，把張開、李豹叫來說道：「張開、李豹，你們都是本地人，常言說得好，好漢護三村，好犬護三鄰。現在，鄉親父老遭這麼大的痛苦，本府我丟官不丟官不要緊，你們倆也得設法拿賊呀！儘管是無頭案，也得捉賊歸案給死難者昭雪伸冤。給你們倆十天限，本府所有的有用官人都可以聽你們兩人吩咐、調遣，必須設法把賊人拿住。下去！」立即把公文給他們開好了，打好了府台大人的關防大印。張開、李豹遵命下去了。挑選了精明強幹，眼明手快的官人，就在鎮江府所管轄的地界，城鄉里外，娛樂場所，旅店客商，全要明查密訪。這一晃，轉眼之間十天過去了，黃鶴無音！

到了正日子，李連甲升了大堂，快、壯、皂三班人役站立在兩廂。「帶張開、李豹！」神拳張開、鐵腿李豹來到了堂口，跪倒在地：「下役張開、李豹給大人磕頭。」「張開、李豹給你們倆人十天限期，可否拿獲賊人？」「稟大人，下役無能，沒處尋找賊人。我們把所有的鎮江府的地面都篋了一遍，沒有發現賊人。請大人開恩，額外再給寬限幾天！」李大人點頭：「好吧！再給你二人五天限，下去。」張開、李豹下去以後，這五天很快就過去了。他倆傻眼了，哪找去，即便這賊人走到你面前，人家腦門上也沒寫字呀。大人升大堂，面沉似水，把張開、李豹叫上來一問，倆人還是那句話：「下役無能，請大人再寬限！」「啪」一拍驚堂

木，李大人可就火了：「張開、李豹，當初你們兩人不錯，是當地有名望的武術家。本府也曾下過請帖，請你二人，幾次三番，你二人也確實是不願意入我這官府。可現在你們到底是應了本府，你們兩人是本府的大班頭，捕盜拿賊的左膀右臂啊！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。十八條命案，人家屍主家裡都在盼望著我們官府，我們束手無策，不能拿賊，怎麼給事主家裡報仇雪恨？來呀！把他們倆押下去重打二十大板。」「呼啦」一下子，堂口官人跪下一大片：「請大人寬限！請大人寬限！你要把二位班頭打壞了，這賊人就更無法捉拿了。」法不責眾，李連甲李大人點了點頭說：「再給你們兩人五期限。如果這五天以內賊人還不能到案，死難者不能昭雪，我把你二人滿門眷屬全押入大牢，以做人質。何時拿住賊人，再釋放他們！」

張開、李豹一聽嚇壞了，急忙跪下說道：「大人！就是賊人站在我們哥兒倆面前，我們也不能伸手拿賊，這是無頭案哪！請大人賞下您的名片，我們二人準備辦件禮物，到張家莊我恩師府上去一趟。聽說我師父剛從北京回來。如果我恩師點頭了，他身為成名的俠客，經驗多，閱歷廣，勝過我弟兄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」大人聽了聽，也只好如此。

哥兒倆拿著名片、禮物到了鎮江瓜州張家莊。到了門口，他們倆心裡也發慌呀！「啪啪」一叫門，底下人把門給開開了：「喲，二位大少爺！」「我師父回來了嗎？」「老人家剛從北京回來幾天，這會兒正在家裡呢。」「我們倆想見見他。」「您二位先候著。」說完底下人轉身形奔裡走。時間不大，管家張宏出來了：「唉喲！二位少大爺。老爺子回來好幾天了，你們哥兒倆都不來。八成是有事了吧？」「老哥哥，您猜對了，其實這事不說您也知道，大概我師父不知道。老哥哥，您給我們回稟一聲。」「嘿！老爺子聽說你們來了，挺高興！」老總管給提著禮物，哥兒倆整理一下衣服，然後來到了客廳。挑簾籠進來，一看老頭滿臉紅光坐在這兒，哥兒倆趕緊行禮：「師父，有二年沒見您了，您一向可好？我們哥兒倆給您磕頭了！」「啊，起來起來！怎麼還買禮物呀？」總管給說好話：「啊，這哥兒倆孝順您！您瞧，給您買這麼一份重禮。」「師父，弟子應當孝順您。」「唉，客氣了！你們二人先坐下。老總管，叫人給他們沏茶去。」時間不大，茶端上來了，老總管告退。

老俠這才細問：「這二年不見了，你們哥倆怎麼樣了？」張開先說道：「師父，您這二年總不在家，現任的知府姓李，叫李連甲，也是愛民如子。知道我們倆是您的弟子。為了維護這地帶百姓的安全，讓我們兩個人出任知府的班頭。我們開始不見，李大人不但派有頭臉的人登門相請，而且親自坐轎到我們家中，請求我們哥兒倆幫助維護本地的地面。」老俠張鼎顯得不太高興了：「你們既然已經乾了這個。這與我張子美有什麼關係呀？得啦！既然乾了，就給人家幹好。」「不過最近咱們地面可出點事情。」「出什麼事情了？」

「師父，一連出了十八條人命呀！全都殺的是少婦長女呀！您看，還是無頭案。」老俠張鼎這麼一聽，把臉就沉下來了：「當初我就跟你們說過，什麼都可以吃飯，什麼都可以養家，唯獨不准進六扇門。現在既然你們已經進去了，又遇上本地地面這件惡事兒，真讓老夫騎虎難下呀！」

張開、李豹一聽，老俠生氣了，就趕緊站起來說：「師父，您瞧這禮物不是我們買的，是知府李大人給您買的。」「不，這我可不敢收！」「師父，您不收也得收！您看，這名片都來了。您要是不收，明天李知府準會親自來。這次他就要來，讓我們哥兒倆給攔了。我們說，我師父不好這個，您要是親自去了，反倒是不好說話。」張子美把名片接過來看了看，放在桌子上說：「你們打算怎麼辦？」「我們哥兒倆是辦不到了，十八條無頭人命案，知府的烏紗帽都難保了。要說李知府兩袖清風，確實是一位好官，您可以跟本地面的老百姓打聽打聽。您剛回來，本地面出了這樣的事情，就是衝他這清官來的，成心要把他這烏紗帽摘下來。我們哥兒倆是無能為力啊！人家大人是專門叫我們哥兒倆來請您。我們本不敢來，因為我們沒孝順您，盡給您添麻煩！」老俠捋著鬍子左右思索，也真著急呀！他看一眼張開和李豹，說道：「人家李知府臉面很重。你說這事兒，咱們不管吧，顯得咱爺兒們不通情理。

管吧，咱就得把這事辦好。我都是扔下六十奔七十的人了，如果辦不到，我身為俠客，這跟頭栽得起嗎？！」老人家這話匣子可就打開了，責備張開、李豹不應該進這六扇門。到現在，叫我也跟著你們栽跟頭，整天坐臥不寧，你們這叫孝順嗎？就在這個時候，張方進來了。因為老爺子在氣頭上，老管家想勸張方先別去驚攪。張方不乾：「我進去看看老爺子！到底怎麼了？」

張方僕僕風塵，提著小包袱，拿著三稜凹面呂祖錐，他轉身形往裡走。老總管跟著，怕到裡頭老爺子打他罵他。來到客廳，一挑門簾進來了：「喲！老爺子，您好！咱爺兒倆有十來年不見面了，我這兒給您磕頭了。」父子天性，張方的心裡還真是怪難受的，把包袱一扔，跪在前面給老俠磕頭。

老俠這麼一瞧：嘿，十來年了，我兒子還是一出如故啊！前出廊後出廈，中間一個大窪棧，鏘子鏘，鑿子鑿，這蠶豆腦袋可更成形了，渾身埋汰，沒有一點利索勁。本來張老俠也想兒子，一看這樣，可又生氣了。他總認為：人家劉俊、馬良、夏九齡、洪玉耳這樣的孩子才有出息，個個招人喜，也指望張方能改一些毛病。現在張方這副驕樣惹得老俠不高興了：「你，你真氣死我了，到後頭找你娘去吧！」張方就知道老爺子有這手，正要出去，低頭一瞧。張開、李豹在那兒跪著呢。就問：「二位師兄，這是怎麼了？」這兩人臉一紅：「師弟回來啦！您瞧，我們哥兒倆求師父點事。」張方就說：「唉，我知道是什麼事了！剛才總管哥哥跟我說了。你們說這賊人作案到底是為什麼？是為了一個受本地老百姓歡迎的清官？根本不是！人家門的是鎮江地方上的人物。你們這裡不是有個鼎鼎大名的風流俠嗎，人家賊人要在你鼻子底下作十八條人命案讓你瞧瞧。難道老爺子不管？不過，他確實管不了啦！英雄出於年少，他老了。你們哥兒倆起來，這事兒由我來辦。」好嘛！沒把張鼎給氣死：「奴才！你知道天高地厚嗎？這個事情只要咱爺兒們一應下來，哎呀，兵連禍接，這漏子可就大啦！再說這綠林人，咱們也得罪不起呀！」

「老爺子，您這話還像一個老俠客說的嗎？賊人在您的眼皮底下做出這樣的事來，您都無動於衷！您還算什麼俠客呀？二位師哥你們起來，請我爸爸他不是不出來嗎，有我呢！」張開、李豹心說：有你呢！你管什麼呀？有你就沒我們了。「師弟，你？……」張方一看，兩位師兄不相信自己，就說：「你們甯瞧不起我，我在廣東學藝十二年，現在我就是少劍客爺。我的老師廣東龍門縣法源山寒風島祥慈觀主，複姓歐陽，單字名修，三清教的總首領。

十二年教我張方出了名。師父給起的外號叫『病太歲』。臨別，師父賜了三支邁門弩，六支棗核鏢，一條三稜凹面呂祖錐，打遍天下無敵。我正想著回來沒有施展能耐的地方呢。別跟我家老爺子在這瞎耽誤工夫！他不愛理你們，你們也甯理他，他是老魔症。我到後面去看看老太太，然後咱們一塊兒走！」

說完，張方拿起包袱從門裡出來往後走了。老俠張鼎的鼻子都氣歪了！「孽障，孽障啊！你懂得什麼？！」張開、李豹心說：我師父這人，還就得我師弟這樣的人治他。人家作了十八條人命案是衝著李連甲來的？不對就是衝著你張鼎，你不敢出來，還算什麼俠客呀？

張方轉身形往外走，他爸爸嚷、他爸爸罵，他全當聽不見，自個兒往後來了。可巧，房中就老太太一個人，獨自坐在裡間屋的炕沿上正發愁呢。眼淚撲簌簌地暗念叨著：「方兒呀！你說你一走十好幾年，你爸爸說你在廣東學藝呢，這個，我也信。可你十二年沒回來了，我想你呀！有道是『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，臨行密密縫，唯恐遲遲歸』。莫非是你爸爸這老頭子喪盡良心，他在半途把你掐死了？！要是那樣，孩子，你給我托個夢，我跟他拼命呀！你怎麼就一點音訊也沒有呢？」一挑簾，張方進來了：

「媽！」張方這麼一喊，老太太一高興，往前一栽，差點沒打炕沿上栽下來。幸虧老太太有功夫，一提腰，坐起來了，急切切地問：「你是方兒嗎？」「媽，沒錯！您摸我這梆子頭。」老太太喜淚滿面地說：「兒啊，你知道我多想你啊！」

張方也說：「媽，我也想您哪！您知道這些年我在廣東學藝，我學成了。這不，師父給的三支邁門弩，六支棗核鏢，一條三稜凹面呂祖錐，打遍天下無敵手。師父還給我二十兩銀子，讓回家來看看您。媽，您看這大冰釧好玩不好玩？」老太太嗔怪地說：「我沒事坐在炕上玩這大冰釧，這像話嗎？」「您看我還有二十兩銀子一分沒花，一路上我白吃白喝白打架就蹭回來了。媽，這二十兩銀子全給您！您買點官粉擦擦，買點花戴戴，讓我爸爸瞧著您喜歡，這就得了。」老安人這個氣：「這孩子，我這麼大年紀了，還擦粉、買花戴？你爸爸喜歡不喜歡又怎麼著？」「媽，您別跟我叫真了！我也是想讓您老高興一下。現在您把我的衣服給收

拾好，我兩位師哥還在外頭等我呢。」老安人急問：「剛回來又去哪兒呀？」張方說：「媽，咱這兒出了十八條人命案，我爸爸不敢管。孩兒我有一身能耐，咱們得管！我到外面先跟兩位師哥見面，安排一下怎麼行動，回頭咱娘兒倆再聊。媽，您給我包餃子啊，我就饞您包的餃子呢！」說完，把三稜凹面呂祖錐往絨繩上一別，轉身往外走。老太太說：「孩子，你好不容易回來了，我想你，你也不跟我多說會兒話？」

「晚晌回來，咱娘兒倆一炕上睡，有什麼話，我都告訴您。現在我得找師哥去！」「噠噠噠」順著箭道往外走。

老俠張鼎正堵上他：「冤家！」「老爺子，這件事情賊人分明是衝著您來的，您又沒這能耐，難道咱爺兒倆就這麼栽跟頭嗎？」「冤家，你懂得什麼？你給我站住！我好好跟你說說，你不能去，不能去呀！」張方這會兒可不想聽老頭絮叨，「吱溜」一下，從老頭的襠底一鑽過去了：「回見吧，您哪！」「冤家！」老頭氣得直跺腳。老頭往後來，一挑門簾子進屋。老太太這兒正拾掇東西呢。「你養活的這孩子，十二年不回家，他真氣我！」「我養的這孩子，比你有出息！我跟你結婚，掐指一算，好幾十年了，你淨從家裡往外拿錢，什麼時候往家裡拿過一個老錢？這可好，你一不在官，二不在商，又不掙米，又不掙餉。家裡吃飯，外面打架，你算幹什麼的？我養這孩子有出息，他師父給他二十兩銀子，他路上一分沒花，全都帶回來了。還讓我買點粉擦，買花戴呢！」老頭子這氣呀：「哎嘿！沒法跟你們娘兒倆說話。」

氣得老俠直哆嗦。

張方來到門房，老總管趕緊一挑簾子讓張方進來。張開、李豹正在這兒坐著呢。「師弟，你來了。」「我來了。我把東西給老太太了，老頭子還要攔我。這惡賊人分明是衝著我們爺兒倆來的，他都不敢惹，窩囊叨著一塊肺！我不知道當初哪位瞎了眼，給他起個風流俠的外號，他算哪路的俠客？」

老總管一聽不樂意了：「我說少爺，你不能背著老爺說他不好哇！老俠客當年叱咤風雲，還沒有你呢！」張方聽完也不高興了：「我知道你吃他一輩子了，你當然向著他說話。」張方轉身對張開、李豹說：「好，咱們走吧！到了知府衙門跟李大人說，這個案子我來辦。」張開、李豹不知道張方的能耐，心中不踏實。但是人家大人拿禮物、名片來了，如果我們請不出師父來，人家大人還要親自一請，這讓我師父多為難啊！得啦，咱們就死馬當成活馬治，拿這少劍客爺搪塞一下吧，省得我們老少家眷，滿門親族被知府給押起來。

張開哥兒倆這麼一想，可就問起張方來了：「師弟，剛才在北大廳你可當著師父說你學成了，當真學能為回來了？」張方一聽不高興了：「什麼話呀！我告訴你們，本人躡高縱遠，小巧之技，無不精能。因為我師父是高人，你們聽說過嗎？」「聽說過，道門門長，三清教的歐陽老劍客爺，當然了不起了！」「這就得了！我是老劍客爺之徒，能為還能錯得了？現在老爺子不去，你們倆就帶我去見李大人。要不，你們也別想交差。」張開點頭道：「也只好如此了！兄弟，咱們走吧。」張方看出人家兩人瞧不起他，心中憤憤地說：到時候我要不叫你們出大汗，我就不叫病太歲。三個人溜溜達達一直來到鎮江府東門里路北的知府衙門口。值班的和班頭全在門前坐著，這裡一切都準備好了，只要老俠客一來，立刻全體出迎，鳴放三聲大炮，閃開儀門、中門，知府親自迎接。現在大傢伙兒一看：張開、李豹領來一個這樣寒碜的孩子來了，都挺納悶的。這是幹嘛呀？你們二位不是去請風流俠張鼎去了吧。怎麼帶來這麼一個前出廊後出廈、中間一個大凹稜，梳著冲天杵小辮，渾身埋汰的丑小子呢？眾人都在疑惑又不便明問，只說：「二位班頭回來啦！」張開、李豹說話了：「眾位都過來見見我們的師弟！他是風流俠鐵扇仙張鼎我們師父的親兒子，廣東龍門縣三清教掌門歐陽老劍客爺的高足，病太歲張方。」

這些人一看張方想樂又不敢樂，都捂嘴偷著笑。張方心說：他們幹嘛見我捂嘴呀？呆了一會兒，大家才都過來：「參見少劍客爺！參見少劍客爺！」「眾位都請起來。」行完禮，大伙兒陪著張方來到班房。張開對李豹說：「兄弟，你在這兒陪著師弟說話，我到裡邊去稟明知府大人。」其實是讓李豹看著張方，怕這孩子嘴太損，鬧起事來。張開說完往外走，一直來到書房。

書房在東院的一個四合院，五間正北房前後窗戶支起來，十分涼爽。張開忙行禮：「下役張開見過大人！」「噢，張開，你帶著禮物和名片到張家莊去，把張老俠客爺請來了嗎？」「稟知府大人，我師父剛從北京回來，身體有些不爽，他不能出來。」李知府一聽就不樂意了，心說：本地區出了這樣的事兒，你就是一個老百姓也有責關心，甭說你是一個行俠仗義的俠客了！我手下人拿著名片去見你，如同我親自去一樣，你怎麼一點不理解呢？你應當出來呀！李大人剛要說話，張開把他攔住了：「我師父老了，確實心有餘而力不足。不過我師弟——我師父的親兒子把這事全給接下來了。他今兒個二十歲，在廣東龍門縣三清教掌門歐陽老劍客爺那兒學藝十二年，師父給起的外號叫病太歲。使一條三稜凹面呂祖錐，還有三支絕門的邁門弩、六顆棗核鏢。我師弟辦這事兒准能馬到成功！大人，常言道『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換舊人，年輕人富有朝氣，他敢想敢乾！』知府李連甲聽完點了點頭：

「張開，此言有理。」剛說到這兒，門簾一挑，從外頭進來一個人。張開一看：這人四十來歲，兩肋無肉，瘦小枯乾，細眉毛圓眼睛，鷹勾鼻子薄片嘴，透著能說會道。他穿紗袍係涼帶，五分底的福字履鞋。腰裡掛著煙袋荷包、眼鏡荷包、檳榔荷包，花白剪子股小辮沒留鬍子。這是本府的師爺，姓曹，名叫曹志高，浙江紹興府人。曹師爺很聰明，好手筆。但這個人心術不正，仗著和李知府的關係不錯，背地裡做了不少壞事，貪贓枉法，貪污受賄的事情他全乾過。但數目每次又不太大，總是三百五百的，大傢伙兒對他很不滿意。因為他手很黏，給他起了個外號：「槽子糕」。曹師爺進來就說：「唔呀，知府大人，曹志高有禮了！」「曹師爺來啦！張開有禮了。」「我說張班頭，你和知府大人在談什麼？」張開就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這時曹師爺問李知府：「大人，您聽張開說得怎麼樣呢？」李大人不解地說：「我聽張班頭說得還可以。」曹師爺連連搖頭：「唔呀！大人，你是太忠厚了，你不要叫人家捉弄了。看來，你的名片不頂用，這瓜州的張老先生不買你的帳啊！可他是本地百姓，既受皇家雨露之恩，就當湧泉相報。再說，他身為俠客，本地出了這種事情，怎麼能袖手旁觀呢？張班頭把這位少劍客爺請來，無非是搪塞公事。」張開心說：這曹師爺真不是個東西！他立刻辯解道：「曹師爺！搪塞不也得辦案嗎？剗到籃裡是菜，打著狼就是好獵手。咱們得看真能耐！」曹師爺聽張開這麼一說，也不好再說什麼了。便對李知府說：「大人，我看這樣吧！就在您這裡召見少劍客爺，我們也看看他的本領，如何？」

李知府一想：曹師爺是不放心少劍客爺的能為，試試也好。便對張開說：「本府邀請少劍客爺到書房面談。」張開答應，便轉身出來。邊走邊想：師弟呀！

你要真有能耐就給他們露一手，殺殺他們的銳氣；可你沒本事，今兒咱們的眼就算現了！

來到班房，張開一看李豹正跟大傢伙兒聊天呢，張方不在屋裡。張開忙問：「李豹，咱師弟呢？」「嗯？不是剛才你出去，他就跟出去了嗎？」張開一聽，急得直跺腳：「我讓你陪著師弟說話，你腦袋是榆木疙瘩呀！他這是成心要咱們好看！」「怎麼了？」「知府有請，他沒了。」李豹一聽，「啣！」

也傻眼了。大傢伙兒也全過來了：「哪兒去了？」「找！」知府大人下了堂諭了，有請這位師弟，現在他沒了。張開、李豹可真急了：「師弟，你在哪兒呀？你讓我們哥兒倆著急呀！你快出來吧！！哎呀，祖宗！你在哪兒呢？」

這時候，有人搭話：「我在這兒哪，誰叫我呢？」這哥兒倆真生氣了。大傢伙兒一瞧：嘿！這小子可真嘎咕！他在院牆根的兩拍子底下盤膝打坐呆著呢。

這兩拍子是什麼東西呀？就是用木頭做的架，上頭釘上草蓆，下雨的時候掛在窗戶上擋雨，不下雨時立在牆根下。大家「呼啦」全過來了。張開一看他這樣，就說：「你跑這兒幹嘛來了？」「這兒涼快！」「什麼涼快，你看把我們倆急的！」張方也挺橫：「為什麼監視我呀！這是我給你們點教育。」

「嘿！師弟，你真是一點虧都不吃！把我們哥兒倆給急壞了。現在府台大人的堂諭下來了，要請你去書房談話。」「還有哪位？」「還有一位浙江紹興府的師爺，姓曹叫曹志高。」「好嘛！事不宜遲，咱們馬上到書房去見府台大人。」您瞧這事兒，聽說

府台大人要在書房裡召見少劍客，府衙裡的人早就都知道了，這叫不脛而走。「呼啦啦」來了四十多位，眾星捧月一樣，陪著張開、李豹把張方帶到書房院。大家都想開開眼。大傢伙兒一起來到台階下，兩旁人員都在旁邊站下。「師弟呀！你先候一候，我到裡面先回稟一聲。」

張開挑簾進屋：「大人，我師弟張方來了。」「有請少劍客爺！」少劍客張方獻絕藝戲耍曹志高！